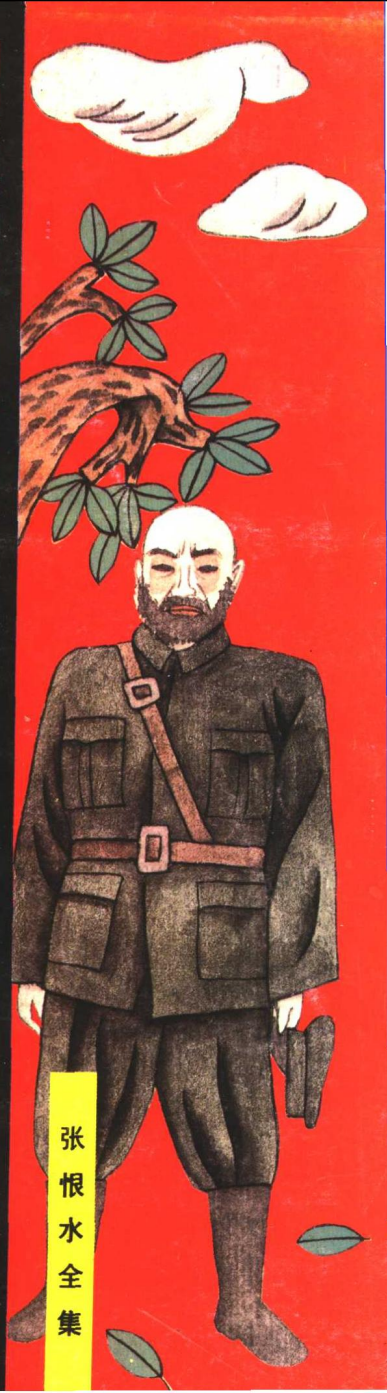


秘密谷



张恨水全集



0439134

秘密谷

长篇小说

(晋)新登字2号

秘 密 谷

张恨水 著

•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

•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.375 字数: 158千字
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朝阳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册

•

ISBN 7—5378—0772—8

I·750 定价: 4.80元

内容提要

虚构小说。富有哲理，寓意深刻。

青年作家康百川失恋以后，与金博士等四人去安徽天柱山进行探险。他们入得深山，找到通往仙境的门路，并见到了仙人——原来是明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和清朝的统治，而藏进山的人群，已与世隔绝三百多年。尽管这里是世外桃源，也摆脱不了人类的种种矛盾，同样有战争，有人想做皇帝。一群人分为两派，你攻我打，并想利用康百川等人带来的利器猎枪，把对方打败。而为了获得这些枪枝，康百川等四人的生命又受到了威胁。他们究竟能否逃出？这些古人的命运如何？

目 录

- 第一回 艳丽姝情俦眼前伴客 神奇谈秘谷天半疑仙…… 1
- 第二回 渡水回车崎岖尝险道 凿墙燃灯辛苦话山家…… 10
- 第三回 山景屡惊人转增旅趣 泉声初到耳更道仙机…… 19
- 第四回 谈笑而来歇肩留古庙 鼓舞以上拭藓读残碑…… 28
- 第五回 松畔寻途攀绳登绝壁 峰头举火警犬吠深山…… 38
- 第六回 石破天惊又峰峦耸翠 烟消日出有桑柘成村…… 47
- 第七回 有古人风衣冠如画里 非君子国男女杂樽前…… 56
- 第八回 裂土分王仙山非乐园 烹茶享客素女起凡心…… 66
- 第九回 共觉解人顾目挑眉语 忽传逐客令剑拔弩张…… 76
- 第十回 共突重围穴墙而遁 更临绝地束手被缚…… 85
- 第十一回 茅茨土阶亦具王者气 物华天宝足壮客卿观…… 94
- 第十二回 座上群贤挑灯难划策 山中宰相踏月要寻诗…… 105
- 第十三回 戴月逃生藏身听战铎 隔溪拒敌飞箭射红光…… 116
- 第十四回 逃伴停踪似路原非路 少年旧臂无情却有情…… 125
- 第十五回 义愤填膺救人重入谷 杀声遍野观战共登山…… 134
- 第十六回 外力可凭鸣枪便退敌 同情尽失放火欲烧山…… 144
- 第十七回 有故而来议和登敌堡 至死不悟求使保君权…… 153
- 第十八回 百姓共擒王嫫妃侧目 九卿皆变贼宫殿成墟…… 163
- 第十九回 皇帝作奴才偷生不易 家庭成泡影易宅犹欢…… 172
- 第二十回 瘦竹清泉幽怀来好伴 干柴烈火趣语谑同人…… 181
- 第二十一回 忍俊不禁含羞邀说客 无辞可对点首许情人…… 191
- 第二十二回 阶下乞怜痴情恋故土 门前劝驾危语系芳心…… 201

第二十三回 行止难两全呜呜哭耳 贤愚都不舍望望去之… 210

第二十四回 几日驰名居然天上客 一生了帐死矣道旁儿… 221

第一回

艳丽姝情俦眼前伴客
神奇谈秘谷天半疑仙

在南京建都十年以后的一个春天，天气依然像年年三月那样阴黯，虽然人口的增加和政治机关的添设成了个正比例，然而市政的建设也依然不曾达到顶端。一部分的旧式街道还保存着。在阴雨之后，那坎坷不平的石板身上，随处都是一洼一片的泥糊。旧式的街巷里，自然也就是旧式的房屋。这江南的旧式房子，都是四围黑暗的瓦屋，中间挖一个长宽不及一丈的天井，接受着光线与流通空气。在阴雨的时间，屋子里的居人，便感到异样的烦闷。到了晚上，工作回来，而又疲倦了的人，除了在屋子里看书而外，是无可排闷。因为出了自己的屋子，便是别人的屋子。天井下的屋檐，又是让那檐溜水洒得一片潮湿，立脚不得。这样受环境苦闷的人，当然是不少。而康百川先生便是其中一个。他闭了半作书房、又半作卧室的朝外窗户，在一盏不甚明亮的电灯光下，摊书在桌上看。他无精打采的揭开了一页书，却在书页里摔出一张二寸相片来。相片上有个二十附近的少女半身相，鹅蛋脸儿，斜梳着那垂桃式的分发，长长的睫毛，水汪汪的眼珠，牙齿半露的微笑着。这是康百川在部里一个同事的女职员。她到部里去服务是康百川荐引的。康百川和她有婚约，而且都贫寒，所以一同服务，预备奋斗着挣些钱来结婚。可是她奋斗的结果，却是把爱情淡下来，把婚期延误下来。康百川也只增加

了一些疑虑和悲愤。这天，他曾约了她散值以后一同去看电影，然而她却派人送了一封信来，那信上说：

百川先生：你今天晚上电影院的约会我本当去。但是我今天多办了一件公文身体疲倦极了，似乎有些烧热，实在不能在阴雨天出门了。明天会。

妹李士贞上

在百川看了那相片之后，不觉的在抽屉里又把那封信拿出来再看了一遍，就对了那相片叹了一口气道：“现在你对于我总是这样冷淡的了。”就毕，扔下了相片和信，自己站起身来，就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。这样的走了若干遍，他想起了，她不来，那就算了，我一样的可以去看电影。于是把一件七成旧的雨衣穿将起来，两手插在雨衣的假口袋里，就这样走到电影院来。这电影院门口的道路，照实说起来，差不多和他家门口的道路要相隔到一世纪。这里电光灿烂，柏油路光滑干净，一对对的男女，彼此都手臂相挽着，笑嘻嘻的走了进去。百川的这两只手无人可挽，也无人挽他，依然插在雨衣的袋里，就这样的走了向前。当他走到票房窗户外来买票的时候，偶然回头，却看到一辆油漆光亮的汽车停在门口。这是认着熟透了的，乃是部里的公用汽车，常是被项司长坐着的，一定是项司长也来看电影。自己是极不愿和上司见面，去守那规矩的。现在见了面，是毕恭毕敬的行礼，还是不理睬呢？他正在这样踌躇时，见汽车门开了，果然是项司长下来了，而跟着下来的，却是一个摩登少女。这个日子，夹衣还不足以御寒，那少女所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

单长旗衫，不过外面罩了一件丝绒大衣，这是在大衣下摆露出来的一截。她正伸了一只纤纤玉手，扶着项司长下来，那只手上戴了一只钻石戒指，在电光下，那钻石耀着人的眼睛，射出一道光芒来。“呵，项司长又娶了这样漂亮的一位姨太太！”他正如此想着，那个少女却向司长身后藏了起来。这一来，他看清楚了，那正是未婚妻李士贞女士。好，她和司长一路坐汽车来看电影，怪不得这样子阔绰漂亮。那司长似乎也看到了康百川，然而他却板了面孔，掉头望着别处，将这位少女，紧紧的引着，就走进去了。他身后有个听差，已经买了票，在入座的门口等着，代为递过票去了。康百川站在票房门口，只望了那门发呆。心想：“她说疲倦得要害病，不能陪我，原来却是这样一段原故。她是我的未婚妻，怎么可以瞒着我来陪司长看电影？我若喊叫起来，让大家都没有脸。不过真这样的做起来，恐怕冒昧一点，也许她是不得已而敷衍司长的，我暂且不能发怒，应当问个青红皂白。”他想定了之后，也不买票了，就到公事房里，让帐房去打一块玻璃板，上写：“请李女士外面谈话，百川。”他这样办了，便在入场门外，静静的站着等候，心里自是这样的想：她一定是装着麻糊，不肯出来的。当然，一个贫寒出身的姑娘，哪里禁得住上司的势迫利诱。得了一个机会，我慢慢的劝导她也就是了。一个人这样的捉摸着，约有五分钟之久，李女士果然出来了。她一见百川，板住了脸。首先瞪了眼问他：“你为什么打玻璃板，找我出来问话？是不是因为我和项司长一路来看电影，你心里有些不服？”百川不料她竟先取了质问的态度，这也就有气了，便道：“这是公众娱乐场合，我不愿和你吵闹，可是你自己也得想想，你这种行

为是对的么？”士贞道：“有什么不对？交朋友是我个人的自由，我愿意和什么人交朋友，就和什么人交朋友，你没有权能干涉我！”说毕，她扭转身躯又进场看电影去了。百川受了这一个重大的刺激，真恨无地缝可钻，呆站了一会子，冷笑了一声，就走开了这电影院。走路的时候，心里也就想着：这是我自取其辱，我一个穿破旧雨衣的人，如何可以和坐汽车送钻石戒指的人打比。这只有让开他与她得了。恋爱不是可以强迫的，强迫来了，也没有什么趣味。他自己自宽自解的走着路，好像是十分的解脱，然而他走不了几步路，就要把脚顿上一顿，而且捏了拳头，也只是捶了另一只手的手心，自己莫知所之的走了一阵，心里便又想着：我就这样很无聊的回去吗？我若是回去，雨夜凄凉，更会感到无聊，有了，不如到俱乐部去坐坐吧，虽然那里不过是打台球下棋两件事可以消遣，但是找几个朋友在一处谈天，便可以混去几个钟头的时问。谈天谈得疲乏了，再回去睡觉，当然是一倒上床去就睡着了。他觉得这个办法是非常的妥当，于是直向清心俱乐部来。这个清心俱乐部，是南京一部分知识阶级分子组织的，其间自不免也有一些政界的人物在内。康百川他虽是个小官吏，可是他离开学校不久，依然喜欢和知识分子来往，所以他也时常到清心俱乐部来消遣。这天晚上，他到俱乐部来时，因为天雨之夜，里面的人也非常的少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听到不一些声响。走过两进屋子，还看不到什么人，只两旁的屋子偶然有一两盏残余未灭的电灯，发出那欲亮不亮的灯光，隔了玻璃，映射到窗子外面来。他看这样子，都不像有人。转过一个长院，却才有一阵哈哈之声，由一带走廊子下传布了出来。那里是个平常的休息室，并没有什么娱乐

品，平常只几个大学教授喜欢在那里掉书袋。这除了那些气味相投的先生们，是不肯光降的。百川自顾是个后学，虽是认得这几位先生们，却谈得不大入调，所以也不大加入这个组织。然而今天晚上，既然来了，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排闷，姑且走进屋子去看看这些老先生说些什么。于是顺了走廊，拉开了那房门，伸头进去探望。只见靠墙的三张安乐椅上坐着三位先生，其中倒有两个衔着烟斗。第一个是余侃然博士，他是个生物学家，他穿了博大的学生服，衣袋都盛了东西而下垂，那蓬松而枯燥的头发中间略带了几根白色的在内，这其间表示着余博士渐入老境了。然而他的精神依然很好，在一张国字脸上配上了一部虬髯，这很像是旧小说上所描写的一位山寨大王。第二个是欧阳朴博士，他是一位地质学家。他穿了一套深青色的西服，领子是半歪着，一条深蓝色的领带和领子只是虚戴着，犹如一条带穗子的项圈，将前面黄光灿然的领扣都露了出来。他只是在鼻子下留了一小撮胡子，他那个有皱纹的瓜子脸也配上一头乱发。余博士常是这样的讥笑他，说他是魔术班的小丑。第三位是徐彬如先生，他是个诗家。他总是穿了长袍马褂，垂着到后脑下的长发。在他的椭圆形脸上架着一副玳瑁大框眼镜，这更增加了他的幽默。两位博士都架了腿，斜衔了烟斗，望着徐先生的面孔，徐彬如笑道：“大王，假使你能卖老命的话，我是愿意奉陪的。”余博士在接到大王尊称之后，他照例是回他一句外号的，便笑道：“Beautiful，假使你舍得离开了你的太太时，我就舍得我这条老命。”欧阳博士笑道：“山贼的话，也很幽默。”余博士道：“小丑，你以后少叫我山贼，不然，我就说你是扒手。”徐先生笑道：“其实大王也只是名义好听。”他三

人正这样开玩笑时，百川站在门口完全听到，觉得老先生谈话也不一定就是速度加时间等于距离的那样枯燥。便走近了一步，一一的叫着先生。因为余博士和徐诗家都是他的老师，尤其是徐老师，他们是很接近的。彬如道：“你怎么有工夫到俱乐部来？”百川在他下手一张椅子上坐了，身子向后靠着，似乎是表示那样舒适的样子。便道：“我是个闲人，怎么没有工夫？”彬如道：“在南京自然有不少的地方可以让你去度夜生活，自然是闲人更没有工夫的了。”百川道：“这样解释，那我就无可说了。刚才徐先生说什么舍命卖命，我倒不懂，徐先生还不曾加以答复。”余博士手握了烟斗，却将烟斗的嘴子向他指点着道：“你也能拚命舍命吗？”欧阳朴道：“如果康百川兄愿意加入，我们倒是二十四分的欢迎。他是安徽人，或者可给我们作一种向导。”百川听了这话，却是茫然。彬如微笑道：“百川，你贵省不是有个天柱山吗？据人说，这天柱山的极高峰之下，有个神秘区域，和这个世界是隔绝的。但是那里面有生物，也许有人类，只是经过千百年之久没有人进去过，就越来越神秘了。有人说，那山的一方有个千百丈的削壁，削壁之下，是条大河，这河里曾发现过人的衣服和帽子，这是那山上落下来的。乡下人便以为是仙物。又有人说那山上有人骨头落下来，说是山里有妖魔，把山下的人捉去吃了，吐出骨头来。这都是些不经之谈，我不能相信。据欧阳博士的揣想，那也不过是个较险的山谷，被草木把路塞了，所以没有人去。可是去年有飞机由那里经过，发现下面有人类，那些人穿了古代衣冠，今年上一个月，又有飞机经过，更看到里面庐舍田园，与外边无二。这却引起了我们的疑问，他们为什么不和外间交通？若

是野蛮人，这个里边不会有生番的，因为在过去的地志或历史上，决没有人提到这一件事。由疑问便又引起了我们的兴趣，我们打算亲自去看上一看，倒底是些什么人物。”百川笑着一拍手，站了起来道：“问别的什么话我不知道，若问到这个话，那就谈到我家门口去了。天柱山在潜山境内，我就是潜山人。”这一说，三位先生们一齐高兴起来。余侃然首先问道：“你当然知道那山上有没有生物的了。据我揣想，哺乳动物是不多的，爬虫类或者蔓延。”欧阳朴道：

“那是很显然的，它是大别山脉，它是一个断块山，在地质学上……”彬如笑道：“我们现在还不必作学理上的讨论，与其说是在地质学上，不如说是在烟斗上。卓别林先生，你那斗烟没有火气在三十分钟以上了，不该换了吗？”欧阳朴笑着换了那斗烟，吸着烟向百川道：“康君，你可以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我们一些。”百川笑道：“若是要像欧阳先生那样说着，先要在什么学上去找，我可没法子去找。”余侃然道：“当然只要你报告事实。”百川笑道：“据我们乡人传说，那是块仙地，在周围几十里的树林子里，有一个四面削壁的高峰，这削壁上，差不多连草也不长一根……”欧阳朴道：

“由地质学上推测，这当然是长石，其面极平滑而……”彬如皱了眉道：“卓别林先生，我们现在并不上地质学这一堂课，可不可以等康君报告完了，你再作学理上的检讨。”欧阳朴于是躺在安乐椅上，含笑吸着烟，看了百川，且不说活。百川道：“这一片石岩，虽然不长草木，但是在这上面却有一个小平原，有十几亩地大，可以种水田。这种话，当然是没有理由的，在山的顶端，何从得水？没有水，当然是不能有田了。但是在高峰的半山腰，小峰围绕，那里的确有

个深谷，乡下人的土话，叫做山崖。那个崖里头，常是冒出烟来，据土人说，那是仙家炼丹的烟。那是不能成立的一句话，但是这烟却是事实，许多人看见过的。假使这些谷里面没有人类，这烟从何而来？”余侃然道：“对了，动物是不会利用火的。”彬如笑道：“这又该搬上生物学了。据我看，这用不着到书本上去找证据，乃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，用平常的情理去推测就行了。”百川道：“若用平常的情理去推测，那是不通的。那里无人，何以现出许多有人的形迹？那里有人，何以愿在深山大谷里藏着永不和外人往来？”欧阳朴道：“这是很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就该我们自己实地考察去了。我们为这事讨论了好几次，今天决定了，我们三个人是基本队员，再找三四个粗人，我们就组织一个探险队。那个地方，我们也取了个名字，叫做秘密谷。我们就算是秘密谷探险队。康君是潜山人，那就好极了，请你写几封信回家乡去，介绍几个人给我们，作我们的向导。”百川微偏着头，想了一想，问道：“三位先生决定了去一趟吗？”余侃然道：“当然的。我们并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，岂能自己和自己开玩笑？这里还有一个待决的问题，就是这位大诗家的夫人。”欧阳朴衔了烟斗斜看了徐彬如笑道：“什么待决的问题，却是徐夫人。”侃然道：“小丑，你怎么总忘不了丑角的口吻，我的话不过是这样说，意思是徐先生去是想去的，然而他的夫人带去是不可能的。丢了夫人在南京，又有些舍不得，所以成了问题。”彬如对他二人的嘲笑，只是微笑着，他们二人都不说了，他才道：“二位老先生的夫人都不曾在南京，假使二位老先生觉得这并不算什么希奇的话，那么我也就可以和二位一同去探

险了。”侃然搔着他的虬髯，点了头笑道：“这两句话，你很不失掉你那种幽默。”百川听了，心里真觉得有些着急，刚才把这个问题说得有些接近了，老先生又掉起书袋来，把这问题揭了开去，只得站起来道：“假使三位先生决定了去，又需要一个向导，那么，我就毛遂自荐，愿来干这一件差事。”余侃然也站起来道：“老弟台你这话是真吗？”百川道：“绝对的真。”侃然笑道：“你不是也看过爱因斯坦的学说吗？其实应该说相对的真。”这一说，大家全笑了。侃然道：“百川，我猜你一定没有结婚。”百川笑着点了一点头。他又道：“我猜你也没订婚。”百川又点头。侃然道：“不但是没有订婚，而且没有爱人。”彬如笑道：“你不要像江湖卖卦先生一样看风转舵，听了人家的话音，只管追了上前去下那肯定语，你要知道……”百川道：“不管怎样，我是愿去探这一回险的。我在乡居时，我家的大门在五十里之外正对了天柱山尖，我一出大门便想着，眼面前就是一个神秘的所在，我哪一天得了机会，非一探这神秘谷不可。这个心愿我立下了多少年了，今天相遇我岂肯平白地放过。”侃然道：“那么，你衙门里的职务呢？”百川道：“我决定请假，如是请不动假，我就辞职。总而言之，我决定了去。我不但是当个平常的向导，在那山上我还有亲戚，可以找了他们来帮我们的忙。”欧阳朴走上前来，握了他的手，紧紧摇撼了一阵，笑道：“我们热烈的欢迎这位新同志加入。”百川受了老先生这样的欢迎，自然也是十分高兴，于是在这一握手之间，他就在他这一生的过程中，把最烂漫的一页开始纪录了。

第二回

渡水回车崎岖尝险道
凿墙燃灯辛苦话山家

康百川这晚在俱乐部里谈得很高兴。几位要去探险的先生经过他对家乡一番详细的报告，知道要预备什么东西，也很高兴。又约了他，次日仍在这里会议，决定探险队的组织，并筹划探险队的费用，谈到夜深，方始散去。百川有了这样一件可以兴奋的事情来做，对于电影院那一幕伤心的影子，便不放在心上。次日还照常的到部里去办事，晚上到俱乐部来会议时，三位先生都在座了，徐彬如坐在那沙发椅上，手上捧了一张纸沉吟着，表示出他那满纸上都是计划。欧阳、余两位博士，在两边椅子上坐，都极力的吸那烟斗，虽然烟斗上烧出来的烟有些熏眼睛，然而他们都不注意，全把眼光射在那纸上，直至百川进来才把这三个人坐定了的形势打破了。徐彬如指着对面的椅子，让他坐下，笑道：“我昨晚一夜没睡，拟了一个计划书，刚才经二位一番斟酌，都通过了。现在交给你看看，有什么可以斟酌的地方没有。”于是将那张纸交给了百川。百川接着，坐下细看一番，计划订得很周密，大纲就是欧阳博士做队长，指挥全队，余博士管理庶务，徐先生管理文书，康先生担任交际。经费是一千元，由本俱乐部赠送。在南京只带两个工人，其余的工人，就地雇用。路线是由南京乘轮船到安庆，由安庆雇小车送行李到山脚，由山脚再改挑夫。枪械、药品、食物、用物，归余博士办。宣

传请护照由徐先生办。领钱雇人归欧阳博士办。在南京无所谓交际，百川倒成了一个闲人。他将这计划书看过了，也十分同意，就问大家哪一天起程。欧阳朴道：“我们都是要急于知道这秘密谷的人，当然是越快越好，我们决定再有三天预备就可以动身了。我们这两位老先生，带了这两个烟斗，就没有可挂累的了。你呢，不也是一个人吗？”百川微微笑着点了一点头。欧阳朴笑道：“所剩下的，就是我们这位诗家，不知道他的唱别诗作成功了没有。”彬如笑道：

“不用多说，到了那天动身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这里齐集，看看是哪个先到吧。”余侃然笑道：“诗家的生活，他是不喜欢太平淡的，要有些悲欢离合，才可以增长他的诗兴，所以彬如为了陶冶他的文学起见，他应该和他夫人在甜蜜的反面作些功夫。”彬如笑道：“我们也是老夫老妻了，有什么甜蜜不甜蜜？”侃然道：“不过诗家是要女人点缀的。”彬如笑道：“其实世界上的事，都少不得有女人点缀的。”侃然突然站了起来，将烟斗拿在手上，指着彬如道：“我反抗你这个定论，我拿事实来证明，譬如我们这回探险的事，就没有什么女人的原故在这边点缀着。我们四个人，可以取决多数，这话是对不对呢？”百川听说，脸上现出了一片苦笑，好在彬如对于这种反抗，却也没有什么议论发生，大家就笑了一阵，也就过去了。三天的期限是很容易的，在三天的时间，百川也只草草的把各事料理就绪。这天的报纸上，已经把他们到秘密谷去探险的事整个的披露出来，而且载明了他们是于这日上午八时，在清心俱乐部出发。这个时候的南京市民，除了谋作官而外，也有些人感到科学趣味的，所以在南京的市民，增加到一百万以上，这天到清心俱乐部来和探险